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蘇平仲文集卷十二

明 蘇伯衡 撰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
包公諱涇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
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
伯妣郭氏贈上黨郡君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五日仕

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子容德官秘書封承事
郎集賢院都事卒於至正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壽八十
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祔于治平孝子陳茂元墓左
公奉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
翁氏於太常府君為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
太常府君方教授於家往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
顧無子逆命為後以故公歿祔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
孝子歲時薦享治命也葬後十九年容德陞三品加贈

今官階勲爵公雖早孤克自振勵儒書吏事罔不積練
又氣岸魁梧音吐鴻暢達官貴人交相引重由郡列曹
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副使年
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為養云
耳今吾俯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苟
升斗之粟奚為哉遂謝事竟歸尚羊山水間惟日以教
子為務諸子皆有材局而埜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
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之于朝膺受官使日近清光恩

寵之渥一時鮮儷詔蠲其家租稅力役之征無有所與
蓋異數也公被璽書顧謂家人曰朝廷遇我以優典為
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于是推其有餘賑
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為梁曰保安橋
啗於瀑水涉者以為病公為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
子所重建歲久摧圯繕而新之割田四十畝入治平寺
以贍其徒而崇道觀亦畀之田半於治平其子為義甚
于嗜欲蓋以此終其身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

薛氏子四人。垚隱居行誼有公之風。森慶元路儒學教諭。堃卒官御藥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薛出也。孫男二人。嗣祖夔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孫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宣曰善慶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萊州府同知祝彥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公以羈孤三尺之童見器于太常府君而為之子。不待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

荐有祿位雖高尚其志早既閑放措諸事業不自其身
然義方之訓行于家庭諸子彬彬稱其家兒二仲競爽
出為世用致位通顯貶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公食其
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負哉而
况曾孫衆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
宰百里善於撫綏至於絕域亦愛敬焉則公之劬躬盡
後可見矣嗣祖懼夫潛德日遠日泯以伯衡嘗選屬史
氏求銘其墓叙而題詩之豈獨以表公于不朽且俾來

裔知陳氏之為邑氏而邑氏之胤絕而復續皆自公始
詩曰

猗集賢公髫鬣而孤來後於陳以姪從姑夙興夜寐不
戒而飭博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
袖手仰其贊襄乃典縣幙乃司筦庫低徊歲月莫展其
素喟然興嘆拂袖而歸蓄其所蘊嗣人之遺說說嗣人
克承公志發迹韋布通籍朝著帝謂子今由父之賢天
書下賁賦役是蠲既蠲賦役褒封申錫爵則邦君三品

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於熙朝以政事聞人亦有
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焯墓門
尚其來裔思厥本源

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溫
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卒於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
從治命擇地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卜以三月
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銘于前史官蘇伯衡公于律應

銘而良又以禮請烏得而辭按公諱俊字世傑姓馬氏
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顏氏考元一府君妣蔣氏公幼
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膂力絕人善騎
射歲壬辰張士誠起高郵器公用為萬戶使隸令平章
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及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
人授官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
祚將終公無所施其材略嘗歎曰蠅不附驥不能致千
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

詔取杭公遂率所部數千人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
從攻崇德拔之進取嘉興回守富陽吳元年正月奏授
管軍千戶十月從永嘉侯朱公平溫州台州賞以鞍馬
尋分兵扼黃巖海口遂遵海夾擊福州既會大軍撫定
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
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
等砦二年正月進階武略將軍戍陰華二月曹國公以
征虜副將軍北伐公統於指揮徐公以從略定錦州敗

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進擊大寧全寧遼河又下遂從
攻上都八月援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
遇合戰大捷逐之至黑河還次北平三年二月復從攻
雲州敗敵于察罕諾爾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慶州
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還北平往援保昌而班師詔
下以十月還戍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絹各八仍下制
書世世承襲戍金華五年為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
俾移戍焉至平陽與所長事繆侯美改築其城十年七

月換武毅將軍十四年十月處州盜吳達三等蔓延平陽西鄙公率所部出林來浦越龍潭襲破黃灣遂抵吳巖山吳巖山最號險絕中怒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為窟穴公至其下親蒙矢石選勇捷者蟻附上奮擊竟夷之屯銀瓶寨以當其衝突分軍徹東溪剗彭坑鏖萬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為導凡破二十砦斬首千餘級賊平咸以功為最事聞有楮幣之賜踰年而

疾草端坐而逝一軍莫不洒泣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為贅婿其歿也公喪葬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一如其母外家無後卹庵外姑墓側并祠外舅有嘗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磊落喜延接賓友尊俎之間情文藹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玄庸陳氏出讓楊氏出玄早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幼伯衡惟公爵列五品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國家相與悠久其得

於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踰閩嶠北涉沙漠轉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豈無竒計遠略而平生未嘗以語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欽惟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忘拔之千百戶之列而擢置環衛者累累有之昭被殊渥峻陟崇階人之於公盖有望焉而天遽奪之不尤大可盡傷乎然其所樹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上帝祚我大明羣材挺生如雲之蒸小大將臣罔
匪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鷲勇沈雄奮挺
大叱孰當其鋒始在偽吳韜其材略日夜引領以俟所
托文武李公問罪錢塘公率所部迎於道傍李公曰嗟
汝實余嘉余汝指蹤汝余爪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
拔崇德遂取檣李帖温定台朽拉枯摧廓其氛侵吳越
攸靖旋師而南夾攻七閩溟波浩浩不見其津視若平
地揚舲飛渡迺會步騎于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而還

殲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詔戡定朔漠公屬橐鞬或
將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羣奮不顧身莫與公倫黑河
以西陰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
寧推恩世及亦孔之榮皇鑒于古聿修武備剖符列戍
星羅碁置維公所戍于彼金華里閭晏安有桑有麻平
陽岸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更以公任公入其疆增城
浚湟寬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盜起于括蠡蠡愚
民煽亂竊發乃援桴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往芥其喉

何異泰山壓彼雛殼列塞既鏹窟穴斯覆上將至止士
馬不勞饒鼓短簫獻捷于朝天子曰都內出楮幣駟騎
星馳旌厥勞勩皇仁如天垂念有功凡百勲舊次第登
崇曰公曰侯孰不公望嗇不使年奄焉淪喪長城之隳
殄瘁之悲爾軍爾民一是涕洟鳴山峩峩畢茲窀穸
名不磨不在斯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

學官以故平陽孔氏于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屬矧
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
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教授孰不以遠大期之及起
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
也夫公卒于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重紀至元
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
乃改葬管輿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
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勛嘗同朝奉事狀乞銘

誼不得辭乃為之記公諱文翔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
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檜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
世而至宣義郎漕舉進士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
在之第三子曹舉進士承信郎淮北提刑幹辦官貴明
為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淇孫公之父也
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為學迪功府君
器之使受經于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于安國張公湛
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露抄雪纂口誦心惟至

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為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間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于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昉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嚕噶齊瑪蘓緒為下誣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

信如此秩滿黃公潛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
貴池縣學與豪氏爭魚陂郡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
揚主簿者按視豪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簿公詰之
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侵地歸諸學郡守
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能以公黨于
守至詆以言公曰立于爭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拂袖
竟歸治園亭時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
詠俎豆之間墮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

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牘
上置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
視事伊始霖潦害稼贍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閭
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于會府竟如公言免
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
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
為掾方治裝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
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

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兒
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于途外祖周氏無
後歲時祭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于親故
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
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蕝聖像所御辰不稱制
忽謀于伯兄建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
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
衆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

十七年卒別墓南湖子五人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焠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縣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滕陳出也孫男四人希城希竦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捷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繫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孚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翱翔朝著

四十八齡遽鍛其翅僅霑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
猷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于上其藏是在是銘闡
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林氏系出莆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
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為別而居嶺門者是為嶺門林
氏嶺門之族始于宋某路帥府叅議導至其子光祿大
夫知諫院季倫而益顯以科目宦學相繼迭起沿于宋

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處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
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葬以
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
後八年嗣子世光屬前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為狀請
眉山蘇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遙屬史氏紀
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諛事又知處士為厚德長者此
而不銘將誰銘乃叙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體要不為
章句讖繞擇然後言賢然後交忖度然後許諾即許諾

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朱子家禮未嘗若流俗人惑浮屠之法修淫昏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喪明處士百方醫療榻于母卧榻傍以便奉承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卧内以為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液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墓執禮甚哀戚與從弟平陽州鑿學錄元啓友愛尤篤無子命庶子悌為之後歲癸巳盜起犯縣郭處士率家人浮海踰青山之麥城辟焉中流大風

雨與波濤鬪勢欲壞舟同舟之人無不蒼黃號泣獨處
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衆曰詎不聞諸死生有
命使命盡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為愈頃焉風恬
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
辟地新渡會癘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
晨躬持善藥撫視之零丁者昇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絕
糧之家分粟賑之又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
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為德也寇平歸即故址築

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遙長林曲水間或援琴
作秋鴻一闋條條然有塵外之趣見者疑為神仙云臨
終寢疾諸子進藥却而不飲仰而笑曰藥能已疾亦能
續命耶訃聞閭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
相視泣下配藍田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閑之有素而
善綜理家務後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寔丙午十二月十
六日也其墓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悌也女
二人婿曰鄭天霖曰陳沂孫男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

褐授迪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次與方曾孫男二人
公積公稹女三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勛朝奉郎通判漳
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瓊州安撫司公事
祖諱儼夫朝散大夫知道州事學者尊之曰怡堂先生
父諱涑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誼之
女而梅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
移有蘊而不試隱約以終身然平生所樹立自足為措
紳歆慕彼富貴炳赫而枉已屯膏者雖庸人將羞道其

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民社春秋甚富材學甚優而事業如方至之川人益知處士善慶之積于是乎在矣銘曰

處于家庭行乎懿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材而不仕尚吾志也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固侈于贏金之遺也績乎其先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戲不圖見斯人于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
貴權卒于家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後三十年為洪
武十六年其子孚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隧之石
猶未有刻諸孤惟孚後死孚今年六十恐一旦不可諱
無以下見先人謹奉闕之狀以請倘矜而賜之銘則
先人不死而孚即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亟荅拜而不
敢辭按郭氏世為平陽人最號鉅族與立君之名貴權
其字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宗昭不仕考諱元

春宋太學齋諭母陳氏而君周出也生於宋咸淳己未

三月四日幼聰敏

闕

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沒又

五年父邁疾鑿者不能治語君曰汝不幸早失母今我
又度不起汝將誰恃以立宜自力以底于成君涕泣露
禱于天引刀割肉于腹左脇右鬻粥以食父父疾立愈
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嘖嘖稱其能孝踰年
父乃卒君雖失怙恃兀然獨立而能自奮發力學里人
游氏器之延為贅婿由郡學生員吏于樂清于永嘉于

瑞安于温台運糧千戶所歷太平台州慶元三郡

關曹

掾既書滿署集慶路句容縣典史改信州路平準行用
庫副使及調廣德而年將六十矣喟然歎曰我為吏三
十載未嘗處人後以督漕至京師蒙賞賚甚渥所事二
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遇我典句容幙咫尺臺察
見謂廉能然謾謾刀筆簿書間穎出不能以寸非命也
邪夫仕將欲以行志列職筦庫志莫之行矣何以廬為
哉投牒竟歸初愛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

在平陽留長子守樂清田廬而携幼子返平陽杜門端
居厚自養以尊其生鬚髮斑白而童顏不衰賓友相過
不酣醉不聽其去賢大夫來涪平陽慕其典刑多禮于
其廬間以政事咨決君諏經據律開陳指導動中肯綮
而慎重滋至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敬重之優
游事外翫然以樂墮然以委乎至順蓋二十年餘年七
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初無所疾苦氣息奄奄夷然而逝
娶游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凱經筵檢討女曰寧適鄉

貢進士周尚德繼葉氏後二十二年卒男郎孚也學行卓然前朝舉校官不就皇朝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人寅錫勉南女三人媾曰樞密院經歷鄭暄曰真定史

公達曰

闕

鄭彥東墓在西鄉童家原游氏墓樂

清茗嶼鄉東滌山葉氏祔君墓左三十步昔有元以吏治撫諸夏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以故豪傑之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蹈韓子所謂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

有猷有為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戶
樂侯克敬菴署募船立法監襄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
台州見噐于守趙公鳳儀任以事不避繁劇而數平反
疑獄在句容禪贊其令李允中以寬恕平易為施而政
刑辟不施而邑以治秩滿百姓謁臺司告留可以知其
非碌碌之流而況積累任勞循序而進亦可以貴達然
年未及謝奉身而去其賢于汨沒而忘返者豈不相什
百哉然則君之蘊雖不克究于用而其志則可尚也已

銘曰

維材與時貴富之資有得不得寔命之為紛紛鄙夫曾
不是思嘆老嗟卑百喙一辭君材孔碩靡適不宜而又
有時大路載馳低徊簿書踰三十期匪我不武有物司
之謝不待年卷而懷之高尚其志山礪水涯樂夫天命吁
嗟庶幾欲知其人視此銘詩

黃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姓黃氏其十七世祖琬與宋太史文

節公之七世祖玘從兄弟同自金華徙于分寧玘之後
留居分寧而玘之子惠復自分寧徙剡惠之子褒又自
剡徙諸暨褒生勝勝生衛尉卿振振三子長比部員外
郎宋卿次正議大夫舜卿次承事郎晉卿宋卿生宣義
郎充充生傳傳生宣教郎康時康時生良材良材生鑑
無子以朝奉郎知鹽官縣事閻之玄孫新為子閻乾道
己丑乙科進士則朝請郎知浦江縣事贈開府儀同三
司汝楫之子正議大夫鉞之孫承事之曾孫也新生瑞

是為君之考妣吳氏君生于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日卒于國朝之己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于孝義里銅坑之原後十有九年其子鏞奉事狀請追銘其墓余先是從鏞閱其家乘知其自剡遷諸暨之世次思其先世榮貴文墨之赫奕觀其子孫長厚而衆多雖曰德厚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人故嘗為叙其事君之懿行有光前烈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辭君之事親也以隻身綜家務內而生產作業外而應酬門戶

服勞而不憚隨事諮稟而行一不以貽親憂其親喜曰
吾有子矣家政一切實不問而娛意杯酌親友過門輒
留與飲飲輒窮日夜君左右侍奉徃徃不解帶天寒水
凍夜半取魚池中羞之以饋所以順適之者無所不用
其情可見矣其待宗族也因仁壽庄田正其疆畔登其
歲入之數籍長幼而時給之又為之規約俾後人有所
遵守從父兄弟以乏軍儲至被榜掠禍且及其妻子君
慨然曰鄉隣有急猶當相周況兄弟乎悉出金帛徃代

之輸方國珍楊完者兩軍趨越郡人雖不安居其鄉固
安堵無他虞而君遽率其族載其帑避之他所無何官
軍狎至環鄉率焚蕩狼籍惟君舉宗以先去免禍其撫
鄉鄰也每歲發廩貸之散以春夏之交歛以秋冬之交
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有不能償者來歲貸之
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產子多不舉君遇其產時例餽以
米又若干名媿母米由是里中產子得不至不舉長吏
延義士大修其學宮闔郡惟君一人赴之長吏好謂君

曰此役吾熟計費殊浩穰若挺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人傾貲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況先聖人之居乎縱傾貲以崇飾小人又何悔焉于是具竹木灰石甌甓芻糧之類召梓人陶人攻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榱桷之朽腐者易之階陛壇壝之毀缺者完之屏幃帷幄之故弊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湯滌者新之甫五月而南面之像侑食之容殿堂門廡齋舍之屬煥然一新凡用錢若干萬緡事見宗家侍講文獻公所為記此尤人

所難能者然此特衆人耳目之所及者他若行乎不見
不聞者固無得而稱焉娶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于九
族子七人長鏞也次鍊盞鏜鏗君沒時冠者纔三
人餘或未成童或甫髻鬣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
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同居不別籍內外雍
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脩于已而化行于家又可見矣
於戲黃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登科領荐以世賞入官
以薦行著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項背相望非積累深

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于鄉
仁壽夫人澤加于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躋膺仕方
臘之亂開府罄家財以贖俘者而其子登進士者五人
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今君之
有德于族于鄉可謂侈矣其子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
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開府無疑也銘曰

文獻之家寔難為繼有顯黃氏興自五季綬組簪纓幾
四百禩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

有急若疾在已振之以財如棄糠粃有廟有學君所獨
治用錢鉅萬曾不為意紛紛鄙夫孳孳為利斬其先澤
壽不盖愧君不多壽君多令譽前承後引綽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

君諱均翁字彥祥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
赤岸自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迪功郎熙又自四溪遷
塗川六傳至主管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
雷州珪君之曾祖珪生朝奉郎知烏江縣嶸君之祖而

諱某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
博士蘊古之孫君生元貞己未五月己丑為人質直忠
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于財以錢貸人取息嘗從輕
至正己卯鄰不戒于火烟燄至君家君與其兄析翁出
凡所質入金帛服用而已帑不顧曰彼可燬此不可使
燬也里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
禁曰與其歸于煨燼無寧為人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
已樓燬壓于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拔諸火中人益以為

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豐橋上密偵至日暮覓者終不至明日鷄鳴復往偵見一人徬徨來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覓之不得君出諸懷中枚數而歸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尚可復得耶甲午春兵火之餘癘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子措而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塗川之民被其毒尤甚類皆乏食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佃人夫婦肩田租來入視其粟大半傷于火問之對曰

旬日前家失火蓋藏一空僅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賑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為橋其脩九十尺其廣得其脩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雨水暴湧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通一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徃徃如此非學而能蓋出于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

奠章灣之原配應氏生于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

于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于闕年闕月闕日子男一

煥女一婿曰孔源孫男三人時旦旭女一人適陳誼煥

念其先人不有祿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

宜得銘以昭之失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

為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

之政與刑是以比閭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

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子鄉黨隣里

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于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為銘曰

人之于財顧惜錐刀君視百金譬彼弁髦里閭吟呻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資之攜飢哺之粟拾道之遺已橐不宿道路之穢川梁不脩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拯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奚愧古人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藏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哀
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
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
其志保其家于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
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于斯人哉其子正
奉表舅金滌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叙曰夫
人諱靜真姓林氏世為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
鐘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于元大

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為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遇事其舅舅州三老喜通賓客仲達嚮意于厨傳讌饗以悅親浩歌鼓舞盡醉極歡以為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寔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後十七年仲達得癘疾在苒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於神刲股食之終不

愈仲達瀆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
從無用以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
縱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委而
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攣夫人扶持之尤謹得
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
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遺禮巨室慕夫人之
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者比而
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天而使人欲奪吾志也

號泣不已絕所親不與往來日以教子為務為之擇師
又為招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
猶致其力而不敢懈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
毀于寇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
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擢將仕
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焉鄉里榮之昭
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危疾百藥罔效正
十三歲剗股肉禱淖糜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于官正

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縉紳士僉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
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醫者以為不可療正猶刲股
和藥竟卒于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
十一月甲申祔于夫之兆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
即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曷邵昇孫男六人叅扈
堅真建搯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厥孀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
紀其能仲勇於誼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

張母為女為婦靡不盡道賢莫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
而擴寔原美刻辭幽室播其清芬為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
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丞務鄉赤土山先
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于伯衡昔歐陽子
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
世鮮矣況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

文可謂無愧千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肯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于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為樂有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時深安可使君賫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蕭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

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鑿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

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
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
夏以疾失朝叅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
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于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
祔以己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
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為文十
卷藏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駕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

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于吐隸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跟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于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浙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

鹽司令龍江書院邇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
聖立勸灶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項德
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
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
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
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
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
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

丞特哩特穆爾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
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
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弒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
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噐公倚公討賊安
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
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
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塹
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自沙

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
用命軍寔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
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
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于人寇至
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
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
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関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
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

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首金安三吳邦
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
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
他首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
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
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鼓聲則進
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
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

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于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摠制平陽遂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首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首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

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
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
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吳悌五中
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雜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
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畧使在閩遣從
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
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于耕鑿以供稅賦矣公曰
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

鎮焉革蠹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
若干里深丈有一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
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
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
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
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
衣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
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

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忤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他去聽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潛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

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没人斷其碇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

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割其皮馬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且仍為叅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度公與國珍

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
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
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
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
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
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
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
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

致任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
謚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
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
次陳氏其婿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者我先
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
衡不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叙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母之邦自租自稅大憝氏方海邦之民亦
孔之痿頭箕會斂擢筋監髓眷茲平陽于方只尺雲燄

炎災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
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
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
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
桑麻相時倉廩枵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
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
出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畚以鍤河
渠攸濬虞彼潮汐為民之患廼疆廼理作之畔岸維民

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
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
終古有耀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

鄭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府都事鄭公既沒之十有四
年伯衡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檢閱朝端枉顧伯衡于
逆旅俾銘公墓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婿郭珽且奉事狀

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閩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
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
為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禮字朝美姓鄭氏世家溫之平
陽邑衣冠鉅族嘗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郎知澧州
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珍元贈承務郎樂
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丰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
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遂署處州路麗水縣尉在
官六月丁樂清府君憂哀毀累然不勝喪服闋起為松

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懷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轉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徵事郎漳州路總管府經歷遂擢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據慶元公義不與共事不上伊嚕布哈平章開省廣東便宜辟公為其省檢校官而南行臺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奉差例入元帥府為奏差始出官公督運至京師為中書許左丞有壬焦叅政孝先識拔不限資格授以麗

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盜弭而民安松陽政如麗水而威
惠尤洽在安溪以潔廉幹濟時為郡守長僕玉立孫才
卿所禮重俾攝郡錄事又攝晉江縣尹安溪之民詣于
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留寇起安溪焚掠縣郭獨戒
無犯公居署公募義勇擊定之又諭下南溪之寇其調
懷安也未上會寇圍福城帥閩以公前在安溪能却賊
委守北嶺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
當孔道咫尺憲帥二府動輒速僇言素號難治公優為之

績用尤著在閩清亦以最聞又漕運軍儲二萬餘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興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旼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鼎移卷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於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于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之原兩娶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泰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

女一媢即郭珽者瑞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域莫與京蟬聯組綬大閑高閣暨公兄弟益
宏厥聲公材既碩學又夙成仕途奮飛越自妙齡無試
不宜綽有能稱亦既仕矣胡不大行昔宦者谷今蘄其
陵冒進苟祿豈公之情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
孰虧孰贏生順死寧亦孔之榮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為娶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

忠惠公處一之弟處崇自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深溪
六傳至府君深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竊
僭者據之日尋干戈以相侵奪于其時大家掖老攜幼
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祏骨肉不暇顧者皆是
也王氏曾不怖焉顧乃率一家之衆薦為孝友之行而
禮儀之興遂抗衡麟溪鄭氏是雖善人君子天寔相之
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為之志躬行之寔不以變故而易
其慮挫其銳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

草者今六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為古人之所難而不知
府君與有力焉為善者何所賴乎其子懃奉陳禮狀來
請銘此余不可不諾也府君諱士偉字誠之曾大父
曰鑄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處士與其弟汶同財共
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喪祥且禫
矣哀戚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為之病雖病目母寢疾猶
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母止之曰汝二兄能孝汝婦子
又能事我汝耗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

也烏得以疾而廢厥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寢處母之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及母沒每哭輒頓絕仆地遂喪其明奉其兄復之祥之愛敬怡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妻之貲裝亦不敢自有悉歸諸公帑曰先君臨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婦翁愛其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其一且病篤悉以屬府君綜理其喪葬一遵禮制維持其戶門而撫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授以貲業其孤畀府君

以其半府君訖謝一毫不取聞者無弗高之府君家居
不急于營貨產日與二兄講論閑家之道而率之以身
群子姓咸冠服聽受進退周還欽容正手跬步不敢肆
性好施與歲稔輒白兄曰夫財積之非難積而能散為
難今年飢在他人猶當調卹况鄰里宗族乎乃發廩賑
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糜死喪而不克棺斂者徃徃資
以財帛平生不識偽言偽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
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復也視紛華勢

利漠然不以屬意雖田夫里媪皆知其為長者嘗感危疾
懃竭誠敬謁醫額神而愈久之病滯下逾年在床蓐血糞
淋漓懃日以手掬去君子不多懃之能子而謂府君善教
云易箒之夕誠懃等曰我死後尔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
隕祖訓以貽我羞言未畢而逝洪武乙卯十一月十四日
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葬里湖山之
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端之曾孫女父昂母
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十

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
是年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懃次恩女
一人適張侃孫男七人涇浙淇溜淪泳濤曾孫男三人
楷檀禱尚論人物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潛德隱于身
而不試者則雖極其形容不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
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于內而教行于家
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廣于進取隱約而終其蘊于內
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魏博有濟用之

材而志不願仕有珪璋之望而氣不自滿有守而近仁
非禮與府君居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用備
述而繫以銘寧不有尚考其行而則慕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莫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皇明
處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于父母友于兄
入循規渠出準繩有孤三尺方惇惇君持其危扶其傾
田連阡陌金滿籬中分畀君君弗庸視之有若鴻毛輕
孰飢孰寒欲無生我周我恤出至情隣里猶尔矧宗盟

休哉化行于家庭長幼五世干指羸息則同宇食同飴
合敬同愛不俟懲和氣益若春陽升是亦為政聖所榮
其生也順沒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墓隧宿草半眠青
發潛闡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脊風可赧亦可興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予遊永嘉還麗水俞堅使人持狀來求製
父竹坡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參議之季景中客處
士所予過之景中為予言處士之美且曰其兄弟雖別

籍異居而通有無同休戚卮酒彘肉不集不食怡怡然
畧不見其有閭州里之間稱處士為有德之人童孺無
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之嘆曰嗟夫處
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然諾好
施與賑人之乏絕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
失時䟽戚緩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
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于其新
堂觴豆在列子姓奔走將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

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酢殊欵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于里馬博源之山至是以銘為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涑世業詩書而以積善稱寔生麟字元瑞是為處士也妣顏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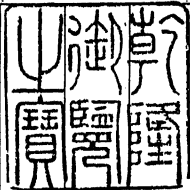
士內剛外柔而特以恭謹養親煥寒食飲之宜常足以
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奠謁銘於翰林宋公濂刻諸
墓上之石庶其有聞於來世戶門之務自任其勞而以
逸遺兄若弟無始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縉雲盜
附和起四出剽掠壓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為處士曰此
烏合之衆利子女玉帛爾何能為之有團結以抗之可
保萬全也衆唯唯少壯者扶携老幼者四湊至處士部
署而申以要約羅絡內外聲震傍近盜却而鄉民以安

當是時微處士環俞源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免且將胥而為亂其禍有不可勝者歲戊戌婺守將舉城款附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衆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于難兵燹後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歲飢鬻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而禮于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資

之使歸有賈于杭而蒙誣于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庾
死其人三年然後歸懷所貸來償息倍蓰焉處士曰亟反
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如寺殿堂門廡以至像設煥
然聿新費出于處士者十三其于教子尤刻意歲求良
師儒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為子師以故
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為人大槩
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
必皆不賢是故君子之于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

無愧於世處士檢身慎行而美名令譽表於鄉閭達於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温厚儉勤處士家索而復裕其欣助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珍次竒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景夔景權銘曰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慨彼小民於厥大家面譽背詈靡間邇遐君在桑梓何修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及乎淪逝會哭如市久而益悲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退焉林丘澤流鄉鄰既周我急

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奄其亡矣哀哉人斯載
寒載飢疇拊疇綏采彼輿言刻此貞石尚俾樵牧善視
松柏



蘇平仲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翰

欽定四庫全書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

明 蘇伯衡 撰

誌表述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叅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

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於天下重雖強顏從叅
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
左右叅軍奈何欲使之胥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
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
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
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
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
人而諸經史百家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

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
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
正元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推衢州路錄事階將
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
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叅政巴延布哈公內臺
治書李公國鳳經畧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
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為錄
事于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

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寶公行部莅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聳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為令于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寔各縣皆擇人徃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

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寔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允貧下重用之患遂除余公自為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廣三十尺覆以屋為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祲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于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以

為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
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為也若何獨恣乎
富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
以安急于仕者率縛平民徼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
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
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事無大小一
裁以法雖族姍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督平陽
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公

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
入閩公羈孤無恃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仰
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
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
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
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
度宗視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

府學教授

闕

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而有旨將授以官公蹙然曰終不克此執權將而旅虜敏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廿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守忠奉柩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祔于上黨郡夫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奉秦府紀善黃伯生所為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白于當世小子懼焉倘矜而畀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六侍遊廣東即服膺公之名茲又辱交守忠

誼不得以不文為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涇本宋孝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儀禮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倜儻志不群甫踰冠涉淮沂汲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岸魁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

晏駕周王當入纘大統親王往迎擇儒士有才畧者為
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于和林語稱旨而授翰林直
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遂寢公還京
師從用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
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
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豪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賂權顧
出守牢上作威福以毒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為所賂
置不問公發其奸悉捕寘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

可得竟徙海外民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
然御史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為秘書監
典簿奉旨宣諭江浙行省得乘傳齎贈封敕命歸為親
壽仍下璽書復其家鄉邦榮之還朝轉著作郎集賢府
君訃聞南歸持服寔孝子墓左奠其父語所親曰嚮吾
出仕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為哉當築舍墓
下隱居終吾身顧妻子留于燕服闋復北上將挈之俱
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雲擾國事日非公居

常鬱鬱不樂挽之仕不起阿裕爾實哩立為皇太子叔左
右親軍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率世襲少年非佐以
老成識大體者不可迺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
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公處之裕如而庭無留事未幾
廣平王約約出為遼陽行省丞相素材公奏為其省左
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而前中書省左
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深以本省理問官
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嘗承詔時粟數千萬斛涯頭

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土寇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
坐以自盜株連數百人公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
重鎮宿兵動以萬計寇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
罔聞知涯頭粟山積而居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
禦寇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是察
也丞相愧其言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全活因留為
太醫院判官由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院事
公在京所主皆朝廷重臣冀寧王特穆爾達實有古賢

相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
訪焉公亦為之畫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
在遐方而六居散地人益多其有守為人剛直不阿雖
用事者或有過面折之弗顧後其人慚悔至踵門謝改
之其為一時嚴憚盖如此敦本好義出于天性莫父日
葺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畿蝗旱斗粟易白
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贍故舊家無餘粟人尤以為難
善筆札初師智永蔡襄後自成一家為詩清婉而典則

於書無不該貫下至鑿卜蒙古書亦洞其微臺閣名公
咸慕而與之交揭文安公僖斯歐陽文公立張潞公翥
最親厚娶張氏封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
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次即守忠女三人山陰知縣
張宣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婿也孫男四人

闕

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當南士攢斥之日奮取爵
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爾在廣東以幞
僚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屬而入與宰相抗論是

非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鼎移則
守志不降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為全臣雖平生所蘊不
獲盡展復何憾哉序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人
尚有考于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為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
氣浩然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擿伏摧奸公佐
省垣正色危言宰相知公公不扳援瞻仰孝肅又何忝
焉高岸為谷滄海為田南冠而縶喟焉慨歎內省或疲

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有死而已發憤廢餐是
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得寵遺義曾不
覩顏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于彼新阡尚其烈
思千萬斯年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温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
聞古之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于後者以世
有發明之者耳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

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時矣子其為我發明之伯衡辭
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為狀固以請按狀處士孝
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鑿者療之弗愈乃徒
跣走新羅山哀禱于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愈咸以
為孝誠所格後七年父廼卒治喪執禮哀毀幾欲無生
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
喪為再聘其屋槩陋為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
有異姓之親之孤貧無以為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

為娶然後聽其去如此者二人焉家本匱也錢以予困
乏者樛以資不能喪者汲汲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銛
禮幣使師事鄉先生鄭如圭史伯璿時時誨之曰業詩
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顧多樂
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捷于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
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
歟此吾欲若等為儒而無為吏也族姍子弟亦以此訓
之識者推為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濱欲聞見廣得

乎吳楚齊魯幽冀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
快吾意耳一日攝履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舉
應奎素材處士言于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處士
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重焉即
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
以故在此使屑行賂則吾翱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
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喏曰輦轂之下而政以賄成
中書欲用人而扼於銓曹藉令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

歸故邦日與親戚舊故縱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為何
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墾山為田疏泉為池結廬種
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彛
倫無虧出言而於風教有關固可尚矣其寧不為官
職而不為吏變所守不愈可尚乎若處士真善自樹
立者矣而况宗起遽於經說操履純固為教授十年
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賢徵入將官之禁近引疾
固辭今雖里居譽名日起極為學者所嚮觀其子如

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觀已而言行畧不暴
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烏得而沒諸處士諱
必友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寅者實相王審知
晉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故為平陽人曾祖諱
杲祖諱八父諱繼老生于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三
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寇方全卿之仙桂里以疾
卒于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塋其鄉之壺嶺娶
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祔國朝洪武乙

外諸子又卜地鳳林鄉梅源之鐵場遷而葬焉寔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即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孚一適蔡晟孫男五人欽望升侑瑁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敏敞銘曰

於戲孰有為善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闖闖於目前之效也觀逸叟處士無營於世含章弗耀唯以詩書迪厥子而積善以覆燾之即世之後而其子遂膺妙東典

郡教卓然以學行為時師表不尚有天道哉我銘其藏
發其幽潛百爾君子其可不知微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為德慶路蒙古字學政
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誦當有資益言於官長使
食其祿而留居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子成交
余父子間莫逆也居三年先人移閩閩子成亦調福緣
寨巡檢迺別自是遂不復見因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

三十九年為洪武癸亥余來平陽會其子簡迺始知子
成為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嗚呼以子成之賢
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唯可惜亦可悲而簡
涕洟曰吾父不幸蚤世材不能究於用而澤不克加于
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于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
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
恒子成其字也別號昆巖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
來居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

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
泉惠利一邑漁陽鮮于公樞為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
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姿稟蘊藉
聰敏過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鑿卜術數無不該
洽游心藝事錢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
成嶢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為婿而宋遺老湛淵先生則
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婿白氏
十五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

子成不肯曰凡娶為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
為夫不以前子為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爾况世之
婦人乎無寧鰥居為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開化君
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弊俗也
奈何效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貨裝充公堂之用其為
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匱乏者雖在
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奉其父兄福緣隸新州新興縣
所統大率獠人子成視事伊始吏緣舊比請出巡獠洞

啖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
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廷立巡檢意哉獠人聞之喜帖
帖按堵秩滿新興闕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
之以勤䟽理滯獄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為空大姓麥氏
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麥叔姪
立感悟去既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
亟持去豪吏溫君玉強占民地顧誣民而欲傳致其罪
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坐君玉權縣一年抑強扶善

類如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生事啓釁民用不靖外連
獠人屯聚山林帥閩檄縣合各處弓兵捕之子成披檄
以為民憤抑竊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今捕以弓兵吾
恐民之重困寇之愈滋非弓兵歲月可平也于是單騎
直抵其地屯聚者望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首泣曰
唯公舍我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爾虐吾又
罪爾何忍爾釋兵歸來實爾罪否則難勸無遺餘迺已
衆釋兵盡一日歸復業尤以是見知於部使者欲以補

職官書吏徵至廣州未用而以前在新興中瘴毒疾暴
作卒于崇報佛舍惟以母喪未舉為恨懇懇焉屬簡圖
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無不痛惜之簡以己丑春
扶護航海歸平陽即卜地新羅山之陽葬其大母庚子
冬十月望始窆子成萬全鄉北山瑞岩之原夫人白
氏有賢行生於大德壬寅二月六日卒于至順丁丑
七月十九日男二人長即簡篤學尚誼士林推之次
範出後外家仕皇朝同知黃州府事次篔簹早亡女一

人適同邑鍾思中肇慶府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
三人曰丕顯曰丕承曰丕基丕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
曰
材也既竒學也又熙厥位雖卑而克有為未寔而萎誰
寔使之殃慶逆施自古如斯嗟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養素許峰之間而名動中朝臺
閣鉅賢若侍書虞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丞制李公漑

之侍講揭公曼碩待制柳公道傳參政蘇公伯脩御史
于公思容無不愛慕其人一池一亭皆為品題虞公之
記其雲巢樓也何其推許之至哉以為處士岸然自高
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鳶飛魚躍之機在斯
矣豈專於遊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志之
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其子份請曰先人葬
二十八年矣刻辭顧猶闕焉敢奉前中書兵部員外郎
黃震之狀謁之先生嗚呼有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

以為處士不朽之托者不既有餘矣乎復何藉不斐之
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份於其親不
敢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可辭按狀處士諱此翁字
茲父姓許氏晉旌陽令遜之後也遜與弟護軍長史邁
采藥浙東至平陽華蓋峰結廬煉丹人遂以其姓華
蓋曰許峰南唐天祐初十世孫朝奉大夫檢校吏部尚
書文郁自建州來訪遺迹許峰因家焉三傳為袁州刺
史國輔子六人曰明曰暉曰曉曰昉曰時曰昕皆貴顯

其後世世仕宋多由科目出身蔚為望宗處士上距昕
十四世矣宋奉議郎淮東路安撫司叅議官岳官曾孫
咸淳辛未進士著作郎寔錄院檢討兼贊善堂說書一
龍之孫元溫州路道判厘之子也母鍾氏少府浩之女
孫處士在娠母夢旌陽降于庭授以玉環曰佩之當生
異子覺而產處士大德辛丑九月六日也秀朗異常見
眸而孤稍長能自刻志于學比冠卓卓有所樹立視聲
利澹如也據林壑要會為碧山堂而翼以樓虞公為作

記者也貯書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探索講說求聖賢
之旨歸語人曰生斯世也於道有聞焉志願足矣何以
仕為哉因自號書隱思得超邁不群之士從之遊於是
更為涼亭燠館碧山堂之側以待四方之賢士談笑傾
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而慕之慕而願見之見其清
致而喜聞其貫穿古今究極理趣而服譽之者喙相鼓
也以故平陽遊在海濱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嘗建
寺曰廣化以祠其先歲久棟宇將壓處士惻然曰先祠

所在而傾摧乃爾焉用子孫為發已橐新之兄師古為
疊山書院山長信之弋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
至廢眠食比兄歸喜極繼以泣曰不自意復得集處也
其篤于孝友如此鄉隣死喪不能具衣衾棺槨者即周
之多至百餘家洋望道出其里嶺峻而途險處士築室
要害處蓄菲履火炬以資行旅而食浮屠氏之往來者
以為德其好施予又如此至正甲午家燬于寇僑仁榮
里丙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四越五日斂色

容如生後旬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從先長
史遊比人間世差樂若等無用哀戚也聞者驚以為尸
解娶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十一月八日合葬鳳凰池
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敷武校尉台州仙居縣丞女
一漳州海滄巡檢鄭公訓其婿孫男六昶旭昂昊昱晁
女一於戲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生者雖僥倖利達而
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肉未寒聲名泯泯矣處士放意肆
志不人知不為世用而其氏名與前諸賢高文大冊並

傳果孰得失哉而况既死其神明又能竦動人是豈惟有
有不亡者存真可謂不隨死而亡者矣播以銘曰

旌陽長史自何齡采藥華蓋存黃庭華蓋更以厥姓名
至今井竈留巖扃巖下櫛比高閑閱伊誰云居乃雲仍
衣冠奕葉如引繩起家率由科第興持橐把節典列城
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處士獨遺榮德蠱高尚履幽貞
如彼石奮以躬行奉先克孝友于兄哀此隣里鰥與
惻濟其不給以我羸樂民有生逢太平况復山水美且

清選竒擇勝開池亭圖史琴奕左右呈時彥並遊鋸瑤
珩聲名流聞達上京玉堂諸老亦心傾揮毫搗藻爭品
評寓縣倏忽烟塵驚厭世翩然遂上征少微一夕無光
晶蓋棺欲匝堯階冀有客林間覲儀刑握手歎語如平
生生有異夢死而靈丈夫似此真豪英澌盡寧與草木
并食氣之母鞭風霆千年一歸視孫曾我言非誕勒此
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生于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歲
至正癸卯正月十五日也既卒之又明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葬將軍括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琰字子仁號魯山
人因稱之曰魯山處士蓋溫之平陽人也上世自閩來
遷十四傳而至處士曾祖公甲宋咸淳鄉貢進士祖脩
以文行稱于元當路薦諸朝辭疾不行父紹祖個儻好
誼涉獵經史于地理醫卜之學尤精母項氏仕宋欽州
靈山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雖生富家自幼攘去膏

梁折節讀書為學在鄉校能盡記諸生所疑問其師王
靜一曰以子之資稟而充之問學他日成就詎易量哉
吾不足為子師也時鄱陽易復孫為州學教授其父乃
遣從授春秋寒暑不輟遂通一經清苦之操寒暄有所
不及極為士林推許既而出遊西浙將遂如齊魯燕趙
幽冀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自廣會中原用兵而其鄉
亦有警曰吾久客他鄉父母寧不倚閭而望且緩急孰
扶持吾父母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欲即趨為之愉愉

如也親有疾躬自煉藥垢面蓬首夜不就枕及親沒哀毀頓絕者數矣杖而後能興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守事後孔君暘為同知二君皆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內弟二君方用事處士非公事未嘗有所私謁雖孔君亦高其行季弟峙以忤周元帥繫獄將殺之衆哀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輸軍儲自贖則許峙罄其帑以輸數猶不登處士徃代之輸乃得贖人義之則曰朋友且猶通財况兄弟乎居鄉閭聞人患難必厚周之章謙

以歲侵持田求售至熟又求歸田處士一不與較謝清者從處士貸錢五百緡入閩行賈而又稱貸于巨室久之垂橐而歸舉其田宅以庚巨室巨室猶展轉取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為也呼致清以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將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尚誼類如此處士為學貴躬行不屑屑于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為有古風構樓龜嶼旁取群經與濂洛遺書日夜鑽研有所得則著書以自見使遂其志

宜不偉哉惜乎年五十而遽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
二人曰觀生曰士宗孫男五人啟數敘敕敷女一未行
嗚呼世之士不知學者不論知學矣徒馳騁空言夷考
其行則背馳者可勝歎哉若處士庶其善學者或惜其
獨善不措諸用然振哀善俗所激厲多矣比于得志一
時而無益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余于處士之事喜
為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富吾不溺勢吾不趨學之勉勉居之舒舒躬行孝友仁

于鄉閭初豈要譽令聞藹如斯其為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遷光之固始再遷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名碩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籍于平陽也始家金舟里今家松山則由來慶元進士漪與其從子淳祐進士續翁至君六世矣君諱汝楫字濟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珪父也三世皆不仕而以行誼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望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

盜詹老鷄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張甚江浙行省叅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中與之坐問計對曰盜雖衆大率誑誤者與烏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以離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兵即良民無不爾宥于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爭去逆効順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誅高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

咸曰是家當有興者吾知在此子矣大父沒鞠于大母
國母楊二母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
勵稍長即奮拔不羣事二母極于孝處兄弟篤于愛二
母相繼卒治喪營葬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
鬚意氣豁如也明于當世之務親戚有事就之謀悉中
機會勇于為義見利則退辟若將挽之好賑人之乏絕
拯人于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槨宗族弗克婚嫁者予
錢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途賢大夫士過其

門無不願見之挹其風無不懍然敬之環其鄉有爭輒
求直于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
者惟公謝遣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于君者抑首
趨出自以為受責有司不耻而耻為韓公短也窶人子
無聊賴徃徃自戕要取財物衆畏之莫敢邇君正色責
之曰若軀長六尺不自力于衣食而輕生以餬口尚誰
復置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隣有以阻飢
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類輩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

曰而欲得食以全活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即發廩勸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隣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娶陳氏生子懋五年而卒君懋申生薛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懋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既授之室營別館于負沙以家事屬懋而出居之惟時節薦享乃來歸曰我蚤失父不獲致養又安敢享子婦之養也俄聞寇犯其鄉避之夏校里竟以疾卒于所寓至正乙未正

月乙酉也春秋五十有四懋以是歲九月戊子反柩葬
神山月嶼之原而舉陳氏祔焉子男一人懋也以賢良
擢將仕郎平陽府溫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
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燾燾杰默懋歸自大同
以同門友徐宗起之狀求銘于伯衡惟韓氏之積累其
來久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于君焉見之而君器識尤
不在前人以下今出而為世用其所以惠利風動乎人者
當不止于一鄉惟外聲利而甘隱約故其所可稱道者

僅如此然有懋以為子際今聖時出寄百里而諸孫楚
楚稱其家兒將必能自奮以亢其宗種之矣焉有不獲
者奚必自其身哉銘曰

猗韓氏世有人敦行誼孚鄉隣君承之善日新惠惇獨
馴克嚚行吾志不求聞天之道屈必伸君有子又得孫
將自今大其門發潛德刻貞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穎繼變不五六

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固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揀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晏安之日猶有甚者畧不以攘除事置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則圖嚕特穆爾也公于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弭苗變猶

可以登中興之功。捄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
顧譴。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
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
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
祚之有所終。歷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䟽法家拂士。忽
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
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枋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
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

管建昌軍公以劾 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

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
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
生與阮會何其絕相侶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躓而名隨
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肘
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
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
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自司馬

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
封永嘉郡侯諡安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
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恭禧祖自中
即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
公諡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
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
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
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

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于平章
康里公巖巖待制杜公本學詩于張貞居天雨馬教授
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
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
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
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圖魯特
穆爾寔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
導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

語及時事輒流涕于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
大都留守阿瑪噶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
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
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名皆有御衣
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
醫師治之及在膏盲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
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

地猶不能存宋于垂亡况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于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巖鮑丑一許

嫁蘭溪揚球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吳君沉嘗銘公墓矣而
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
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
德于人而不自以為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
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
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
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
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于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于先

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
火之初熱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
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撲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
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滌以祿乃分之
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
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秦來上溯始祖勝十二世矣莫西山

者四世同城而異窀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
是為秦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
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于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
于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祔徐氏之左其父天祐
君也朱氏上四喪同以元秦定乙丑十一月甲子葬後
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葬之歲月後三年
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葬之歲為至
正壬辰月為庚戌日為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

閩長溪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溥曰澄曰浩
兄弟競爽支而為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
岳岳生汾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曾于孝祖為考于仁壽
為祖于懷孟府君為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
也生以宋之寶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幼負志長以儒
稱待補國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戶府
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猶
孺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

推之為人倜儻好施仁于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
輒詣府君府君曰此是彼非略不偏黨得一言咸唯唯
而退子三人長天佑次天澤天祥天佑賢而克家府君
買地西山自池塘原遷大父母之柩舉父母之喪合葬
更為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佑
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寔有賴焉府君喜曰我有子矣
我其優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
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

行路人時子泰初十二歲泰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
憫焉歲時節祭享滌濯薦拜與夫族姻故舊鄰里慶吊
必與俱以濡染其耳目既就外傳而泰初怠荒府君進
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嫡哉門祚之興替係焉爾之材
不材不以學不學歟今爾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
自爾世隆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挾與同寢處鷄初鳴
輒速之覺申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
我等尚得為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

訓傷其心至使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
學後泰初掾浙東宣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
學積官為温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皇朝者授
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卒以至正
癸巳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為今洪武十六年泰
初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寔始買石以狀來請曰惟我
謝氏有墓于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妻幼
子斃斃孤立不至覆厥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覆燾

之力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泰
來不知非惟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逭
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為有合于古者邦墓族
墓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撫狀之大節以為謝氏西山
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璟景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莫歲月
子女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于伯衡曰吾早歲而

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緩
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人之孫者將何以自
立于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矜而畀之伯衡辱交
禮父子間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
俊問樵其號也姓吳氏生于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為
人簡重寡言笑而嗜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淹貫兼
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于仁處鄉閭篤于信誼元之延
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維吳氏

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令平陽遂家焉五傳為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震曰顥曰徹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為潭頭房元震居庄房為吳庄房顥居吳樓為吳樓房徹居仙口為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

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思齊娶陳氏封慶息郡孺人
無子府君寔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為子
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為賢延居甥館又徙家嶺門
為嶺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于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
日卒于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一月二
日始合葬于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而慈祥果
毅而直諒氣岸魁梧論議磊落豁然偉人也年四十一
亡次曾永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為浮屠次澆出繼曾

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彥明潛二子璟其長也
平陽州前稅務提領珍為浩後曾四子城積官承務郎
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椽行宣政也偕同僉迭里迷失
招諭陳友諒羈留番易持節不屈名動公卿珣天富南
監場鹽司令入皇朝由黃梅縣丞轉承事郎穀城知縣
瑜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婚俞端至正丁酉
甲科進士同知龍慶州事璟之子曰禮曰愷珍之子曰
復城之子曰季曰寅奉珣祀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還禮

善文詞工筆札永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誥誦諶端
謀嗟夫富與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厥美不易致也
吳氏自縣令至于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哲
孫後先相續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振之雖不世其祿
位而孫曾茂衍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
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
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培之浚之也揭諸
墓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為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

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
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封汝
南郡康惠侯應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
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幙府之
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

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却
為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
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
敵臨之而不懼小寇嘗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
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洽其
于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綽乎有
古名將之風寇之所在窮誅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
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槩計其

大小戰無慮數百剗徑口小龍南山掇四隅三魁馬嶼
蕩三港四溪夷百丈莒岡諸砦縛金安三吳邦火礮李
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寧殲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
兆俘吳悌五諸酋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政洋望方
山三尖五巡檢司內奠二州而外帖閩定括遂披棘荆
拾瓦礫樹城塹濠招集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
于田里而無殺掠轉徙之苦又歲漕糧儲上供京師皆
公之力也以功授温州路錄事尋轉忠顯校尉同知平

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擢昭信校尉温州路總管府判
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嗣德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
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及嗣德叅
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為行樞密判官公尤為方明
善所憚方之據溫也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
之徐洋癸卯春台慶溫之兵悉發以擣平陽瑞安自以
為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秋乃賂遺公麾下林淳林子
中使狙伺于內林淳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送方越

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之明善讓公不下已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慙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為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于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忌諱趣左右割公皮公曰雖齧粉我猶愈從爾苟活况剝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既死竝立自如雖明善亦嘖嘖曰豪傑豪傑夫

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衢州路龍游縣學
教諭大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
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命
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
年四十有五公收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
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泰為之後而延邵奎為贅婿
泰夭死禮夫婦獸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
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睦原之東谿而

具公衣冠與夫人骨殖祔焉以為邑人雖祠公證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揭文伯衡竊惟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方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于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奠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為臣若公為婦若夫人為子若禮此皆無愧于人紀而有補于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撫狀為表使刻以揭于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為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為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為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于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祐陵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為公之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尚浮屠法放情山水



之間自號湘溪居士妣黃氏公生而穎悟母夫人授以
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于釋
道之典無不覽觀與從兄安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
至二兄亡無子命次子應璋為安期後內外數百拍齋
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雍肅未嘗有遺言勤于治生家
業甚裕輕財而好施歲飢傾廩以賑餒者為粥以食不
能自食者遇貧乏者予之錢不能喪者給之槥距居之
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攝市在焉其川湍悍涉者以

病率好義之家伐石以為梁直渡之西自竹箐橋以至
關子衝驛道出焉其塗沮洳行者以為病斃之以甃寺
曰護法觀曰梅仙棟宇推圮像設故弊繕脩莊嚴使之
煥然一新又割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
僧曰紹富護法之僧曰道惠曰紹祖得遂薙髮皆公為
之擅越為人素慎重門有吏卒避去不與言歟歲無賴
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發其廩公聞之欲因乞之諸子以
不足為惠適長効尤者為言乃止嘗有質田而自劉冀

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欲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為長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出任公曰吾馬用仕為幸有先人之弊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馬用仕為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期矣殆不起乎而是夕居護法寺傍梅辛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鐘磬鐃鈸燈燭香花梵唄甚盛詰旦果卒辛詣門將白以夢則已屬纊矣聞者

以為異寔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廿八日也公生于
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
有一月庚申塋于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
氏諱妙興同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母儀著稱嫺黨
躬儉約善書筭持經茹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寔
仗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
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卒之冬十二月某日
祔于縣丞墓左子二人應辰應璋女二人適王必大賀

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玄孫壽孫貴孫榮孫貴孫即
今金華管軍鎮撫濟也曾孫男二人榮棐曾孫女二人
伯衡歸自翰林辱濟枉顧而語之曰濟年十有四而先
祖即世踰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
興而吾母吾叔父吾二兄以及羣從俱亡不肖若濟僅
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違去墳墓轉徙數千里之外二十
有一年矣尚賴先祖遺祉竊叨祿秩以不墜宗祀然先
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愆異日無以見先祖于地

下敢以狀為請伯衡謹序次其寔可以昭示後人者如
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
七月二日卒于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闕

月闕日祔于大壘坑之原則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

有四年其子鎬被選為考試官而伯衡亦自金華山中
召至同事禮闈鎬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珉所述狀求

為銘伯衡文雖不足詛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為記之曰
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寔北麓其別號也
宋太學上舍生資善堂直講昂高祖也宋鄉貢進士緘
曾祖也适祖也元德父也盧氏母也賦才瓌瑋音吐如
鐘好學強記數百言過目輒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
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于詞翰
談論辯博比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衆皆遑遑
然公獨幅巾深衣翺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餘智治

生坐使貧雄于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
得其懽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昕夕必
展謁祠堂歲時節享祀必腆必潔初度哀慕如初喪終
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子本予之孤者鞠之死無
以棺斂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再貸者度其終不能
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來償曰逋可緩先業不可墮也
弗取歲侵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
食者作廩道上食之活者甚衆伴有盜廩粟者見之矜

其寔更益以他粟遣之里有力後挺身任之不以煩細
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
得息諸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傲流俗
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
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笑曰我且不欲以
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義也擇
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蕉蘭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
迎論文析理之隙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

士也里人爭鬪方斷斷然譁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
免冠頓首釋去此公信誼之孚于人也晚好神仙一日
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盧真盧真年八十
五隱向曲山遇浮丘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
公至誠之格于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
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錫而鏞著其叔季也錫字叔荆篤
學能文應詔至京擢國子學正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
子監事方嚮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周廖晉載尚

德其婿也雍雅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

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軼系序莫稽繫公之生門
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噉而周于智而優于材雖云
零丁有猷有為迄允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既惠且
慈維族維鄰孰寒孰飢孰空孰乏載餽載遺衆方為富
利歲之飢飢輒閉糴以要厚貨獨取我陳稱物平施粟
弗翔貴澤及疋羸閑家以則左矩右規于世無求絃琴

誦詩於赫令譽遐企邇推享有多壽踰期望願人豈不
貴握符秉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曾不如公皂帽白衣
無愧無忤式全其歸況也有子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
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發其幽潛勒此刻辭

李維壙銘

臨川李鎬叔荆甫為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第三子維
歿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荆以翰林編脩領中都國子
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兒維之歿久

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
幸以舒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
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豐于材而嗇于年惟得言立
如二公者以為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荆哀其
子圖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顧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
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荆而叔荆以王紹
所為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子
弟有若維之聰俊穎拔夫豈多見乎材成而寔就出為

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天闕伯衡固傷悼
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源薄而拒叔荆之請乎維小字寔
定生以丙子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
眈眈射人見者以為竒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
數過輒不忘其母游氏携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
對周還進退疑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槩必
請問所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
經正文日千餘言即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

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輒趨而拱聽焉于其
有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倣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
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人意表莫不嘖
嘖歎賞以為叔荆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抗禮初
不敢以童稚視之貴游子姓邀與共飯輒固辭或問其
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
禽羽之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為戲具狀宛如琵琶扣
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款曲

而恭敬撫二妹尤篤于愛居國學四年是為洪武戊午
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母叔荆以道遠弗許維
涕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痊而復作易數鑿愈劇維
見叔荆夜坐其旁憇以危憂之強自支曰兒無苦願大
人就寢席母兒憂也疾且革其母哭之慟復張目曰天
壽命也兒死焉足惜願母氏割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
與叔荆遊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
返其柩崇仁而以闕月闕日祔葬大壟坑先祖北麓

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
壽其所成就豈不光前而裕後奈何蘭方茁而萎車未
駕而仆人且痛惜之而况于其父母嗚呼



蘇平仲文集卷十三